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鲁滨逊漂流记 伊索寓言

[英]笛福/著

夏观/译

[古希腊]

施仲生/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 福 著
夏 观 译

伊 索 寓 言

[古希腊]
施 生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鲁滨逊漂流记

这是一部描述人类返朴归真情结的童话，它的发行量超出了欧洲其他所有读物。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用各自的语言译本体味着波澜壮阔的回归场景。

生性喜爱飘泊流浪的鲁滨逊在去非洲贩卖黑奴的途中遇到大风暴袭击，成为海船上唯一的幸存者。他漂流至一孤岛，把人类文明带到那里，垦地、饲畜，成为“野人”的领袖、孤岛之王。三十五年后他返回故乡。妻子死后，他又下海入洋，漂向他身心和灵魂的“领地”。

作者丹尼尔·笛福（约 1659—1731），十八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受船员赛尔柯克的遭遇的启发而成此书。其作品还有《辛格尔顿船长》、《彼得大帝记》、《不列颠岛周游记》等。

Robinson Crusoe

Robinson Crusoe is a story of a man shipwrecked alone on an island. It was a hoax and it almost resembled an autobiography. Besides being an adventurous novel, it was about the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a man who rebuilt Christendom, with a repentant heart and based on the story of William Selkirk

Crusoe is a mariner-actually an arrogant slave trader-who runs away to the sea at the age of 19 despite parental warnings. He suffers a number of misfortunes at the hands of Barbary pirates and the elements. Finally Crusoe is shipwrecked off South America. With salvaging needful things from the ship, including the Bible, Crusoe manages to survive in the island.

Other works by Daniel Defoe (1659—1731), a well-known British writer of the 18th century, are *Memories of a Cavalier*, *The Life, Adventures, and Piracies of the Famous Captain Singleton*, and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1862年，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父母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他移居英国后，先住在赫尔市，经商发家后就歇了生意，最后搬到约克市定居，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因而给我取名叫鲁滨逊·克鲁伊茨内。由于英国人一读“克鲁伊茨内”这个德国姓，发音就走调，因而大家就叫我们“克鲁索”，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这么写了。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克鲁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至于二哥的下落，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

我是家里的小儿子，因此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我从小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出洋远游。当时，我父亲年岁已高，但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还让我在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一心想要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只是想航海。我完全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告。我的这种天性，似乎由此而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我父亲头脑聪明，为人慎重。他预料到我的意图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开导我，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因为，那时正好他痛风病发作，行动不便。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他问我，除了我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背井离乡呢？在

家乡，我可以经人引荐，在社会上立身。我如果勤奋努力，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活的日子。他对我说，一般出洋冒险的人，不是穷得一文不名，就是妄想暴富；他们野心勃勃，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但对我来说，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没有必要。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即一般人所说的中间地位。从他长期的经验判断，这种中间地位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落；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他说，我自己可以从许多事实中认识到，确实中间地位的生活幸福无比；这就是，人人羡慕这种地位，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明智的人也证明，这个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的智者也曾祈祷：“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

他常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就能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大多都多灾多难，唯有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瞬息万变。而且，中间阶层不会像阔佬那样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也不会像穷人那样终日操劳、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唯有中间地位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快乐。中等人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交友娱乐，生活中的种种乐趣，都是中等人的福份。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乐，悠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不必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四处奔波，或为窘境所迫，以至伤身劳神；也不必因妒火攻心，或利欲薰心而狂躁不安。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地

度过一生，尽情地品味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感到幸福，并随着时间的过去，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态度诚挚、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孩子气，不要急于自讨苦吃，因为，不论从人之常情来说，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而言，都不会让我吃苦。他说，我不必天天去为生计操劳，他会为我作好一切安排，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就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而他已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总而言之，他答应，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一定尽力为我安排一切。他不同意我离乡远游。我如果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那就不要怪他。谈话结束时，他又说，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那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心要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丧了性命。他还对我说，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那么，他敢说，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将来我呼援无门时，我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事后想起来，父亲最后这几句话，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当然我相信父亲自己当时也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当时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讲到我将来呼援无门而后悔时，更是悲不自胜，以致只得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忧心如焚，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当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感动。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

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烦我，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躲开他。但是，我并不仓促行事，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想干就干，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我除此之外什么事也不想干。最好父亲能答应我，免得逼我私自出走。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是去当学徒，或是去做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而且，我还绝对相信，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也必定不等满师就会从师傅那儿逃出去航海了。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话，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的话，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加倍地努力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

我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大发脾气。她对我说，让她去对父亲说这种事毫无用处。父亲非常清楚这事对我利害攸关，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

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感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要是这孩子能留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的话，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

事过了一年光景，我终于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但我就是顽固不化，一概不听，反而老是与父母亲纠缠，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当时，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与他们一起去。他用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

说，我不必付船费。这时，我既不同父母商量，也不给他们捎个话，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既不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时间是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谁知道这是一个恶时辰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一倒霉就这么久久难以摆脱。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风助浪势，煞是吓人。因为我第一次出海，人感到难过得要命，心里又怕得要死。这时，我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真是天公地道。这时，我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乞求，都涌进了我的脑海。我良心终究尚未丧尽，不禁谴责起自己来：我不应该不听别人的忠告，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这时风暴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可是，在当时，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足已令我胆颤心惊了，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我感到，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我想我们会随时倾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下了无数次决心，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只要让我双脚一踏上陆地，我就马上回到我父亲身边，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自寻烦恼了。

到了第二天，暴风雨过去了，海面平静多了，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但我整天仍是愁眉苦脸的，再加上有些晕船，

更是打不起精神来。到了傍晚，天气完全晴了，风也完全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景。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简单一句话，我们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取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

出海的第六天，我们到达了雅茅斯锚地。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被迫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来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是在这儿等候顺风，好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应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

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表情。虽然船长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的时候，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往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掀天，每隔三四分钟便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由于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船上的人惊叫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

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经把我吓得半死了，更何况这次是真的遇上了大风暴。此时此刻，当我执笔记述我那时的心情，我感到，那时我固然害怕死，使我更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了不久前所作的忏悔，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起种种决心，这种恐惧感比我更害怕死。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由于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猛烈地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下沉了。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都感到了船随时要沉没的危险。到了半夜，更是雪上加霜。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突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了。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只得随风向海上飘去。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船长下令放一枪，作为求救的信号。当时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放枪，听到枪声便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的进水越来越多。显然我们的船不久就会沉没。此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是肯定不会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我们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下了小艇。此时此刻，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大家一致同意随着小艇随波逐流，并努力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答应，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给他们船长照价赔偿。就这样，小艇半划着，半随浪漂流，逐渐向北方的岸边漂去，终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看到它已经沉下去了。从下小艇的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是由于想到此行吉凶难卜，内心万分恐惧。

尽管我们处境危险，水手们还是奋力地向岸边划去。后来，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向克罗默延伸。这样，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终于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靠了岸。全体安全上岸后，即步行至雅茅斯。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招待；他们妥善安排我们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我们便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并回到家里，但我恶运未尽，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好几次，在我思维清醒，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但我却

没有勇气随从理智的召唤。

我的朋友，即船长的儿子，就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当时，我们被分别安置在雅茅斯市的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过了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一交谈，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看上去精神沮丧，且不时地摇头。他问了我的近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他对他父亲说，这是我第一次航海，只是试试罢了，以后想出洋远游。听了这些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怀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灾难可以说是一个凶兆，这说明你不能当水手。”船长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你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简略地向他谈了一下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气冲天，莫可名状。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我以后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坐！”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想在我身上泄愤。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雷霆。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催促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很快就跟他分手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事情，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去伦敦。在去伦敦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我一直在作强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内心很矛盾，不知何去何从，怎么办。但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而起，难以抑制。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对灾祸的记忆

逐渐淡漠，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最后甚至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样，我又再一次对航海生活向往起来了。

使我开始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以水手们的俗话说，就是到几内亚去！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儿，做了一笔不错的生意，所以决定再走一趟。如果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并可做他的伙伴，和他一起用餐。我如果想顺便带点货，他将告诉我带些什么东西最能赚钱，这样也许我能赚点钱。对船长的盛情，我正是求之不得，便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船长真诚朴实，我便上了他的船，并捎带了点货物。由于我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一笔不少的钱，作为我平生第一次做生意的资本。

说实话，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这完全应归功于我那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和方法，记航海日记和观察天文。一句话，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知识。他乐于教我，我也乐于跟他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我这次航行，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三百英镑，赚了很多钱。这更使我踌躇满志，因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这次航行也有我的不幸。特别是因为我们做买卖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从北纬 15 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异常炎热，所以我得了航行于热带水域水手们常得的热病，三天两头发高烧，讲胡话。

现在，我俨然成了做几内亚生意的商人了。不幸的是，我那

位船长朋友在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去几内亚走一趟，便踏上了同一条船。这时，船上原来的大副做了船长。这是一次最倒霉的航行。虽然我上次赚了钱，但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的货物，余下的二百英镑都寄存在船长寡妇那里。像船长一样，她待我公正无私。但是，在这次航行中，我却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正航行于这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天破晓时，有一艘从萨累来的土耳其海盗船突然开来，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上来了。我们的船也张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快，逐渐逼近了我们。看情形，再过几小时，他们肯定能追上我们。我们立刻开始作战斗准备。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他们赶了上来。他们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向他们一齐放。海盗船边后退，边还击；他们船上二百来人一齐用枪向我们射击。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死了三个人，伤了八个人，只得投降。我们全部被俘，被押送到萨累，那是摩尔人的一个港口。我却被海盗船长作为他自己的战利品留下，成了他的奴隶。

我的主人把我带回他家中。我原以为他出海时会带上我。如果这样，我想，迟早他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俘获，那时我便可恢复自由了。但我的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每次出海时，总把我留在岸上照看他那座小花园，并在家里做那些奴隶干的苦活。他从海上航行回来时，又叫我睡到船舱里替他看船。在这里，我头脑里整天算计着如何逃跑，但怎么也想不出稍有可能的办法。

大概两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使我重新升起了争取自由的希望。一次，我主人在家里呆的时间比平时长。每次出港捕鱼，他总让我和一个摩尔小孩帮他摇船。我们两个小年轻很能得他的欢心，而我捕鱼也确实有一手，因此，有时他就只叫我与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和那个摩尔小孩一起去为他打点鱼来吃；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

正好在他俘获的我们那艘英国船上，有一只长舢舨。他就命令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他的一个英国人奴隶——在长舢舨中间做一个小舱，跟驳船上的小舱那样；舱后留下些空间，可以容一个人站在那掌舵和拉下帆索；舱前也有一块地方，可容一两个人站在那里升帆或降帆。这长舢舨上所使用的帆叫三角帆，帆杆横吊在舱顶上。船舱做得很矮，但很舒适，可容得下他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还可放下一张桌子吃饭；桌子做了些抽屉，里面放上几瓶他爱喝的酒，和他的面包、大米和咖啡等食物和饮料。

有一次，他约好要与当地两三位颇有身份的摩尔人坐我们的长舢舨出海游玩或捕鱼。第二天早晨，船也洗干净了，旗子也挂上了；一切安排好了，我就在舢舨上专候贵客的光临。不想，过了一會兒，我主人一个人上船来。他对我说，客人临时有事，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但他们要来家里吃晚饭，所以要我和那个摩尔人和小孩像平常一样去打点鱼来，以便晚上招待客人。他还特意吩咐，要我们一打到鱼就立即回来送到他家里。这些事我当然准备完全照办。

这时，我那争取自由的旧想法又突然萌发起来。因为，我觉得自己能支配一条小船了。主人一走，我就开始准备起来，当然